



向大師致敬

卡洛斯·富安蒂斯

Carlos Fuentes

1928~2012.05

墨西哥的五個太陽

——從與富安蒂斯的一次相遇談起

◎尉任之 文/攝影

如果問我對墨西哥作家富安蒂斯的記憶，我會立刻想起的，仍是五月上旬天氣放晴後一抹移在他臉上的陽光。

二〇一一年五月，受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的託付，我與好友、義大利文學評論家馬西莫·里贊泰（Massimo Rizzante）同往倫敦拜訪富安蒂斯夫婦。富氏夫婦位於海德公園附近的寓所是間寬敞的頂樓雙層公寓，第一層起居，第二層則是客廳、露臺與書房；書房不大，一張面壁的書桌就是作家寫作之處。

整齊的鬚鬚，一頭向後梳攏的白髮，穿著深藍色牛仔褲和筆挺白襯衫的富安蒂斯比實際年齡來得年輕硬朗。他讓我們在他斜對面、背對落地窗的長沙發坐下，自己則閒適地坐在另一邊的短沙發上，從他身旁的立燈看來，這是作家平時閱讀的位置。多年來，富安蒂斯與第二任妻子席薇亞以倫敦為第二個家，每年在此居住四個月左右。原為記者、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席薇亞是富安蒂斯許多女性角色的描摹對象，富安蒂斯這樣形容她：「一位嬌小的金髮女子，一雙性感的眼睛可以隨時從藍色變成綠色、灰色。」不難看出，外型接近歐洲女性的席薇亞就是作家心中的女性典型。

以富安蒂斯國際文壇的地位與知名度而言，富氏夫婦的居所樸素大方，最大的奢華是明亮的光線與視野，從落地窗望出去，寬闊的天空和樹木區隔鬧市的喧囂。富安蒂斯說，墨西哥的應酬多，作家們清談創作的時間超過創作本身，基於這個原因，他在倫敦的生活是「工作上不得不的自我放逐」。他早上七點起身，然後從八點一直寫到中午，午後他會健身、看書或游泳，晚上沒事就跟太太去看戲：大隱於市的自由、豐富的表演節目、交通與生活機能之便利正是他選擇倫敦的原因。老作家說，不論在家、在飛機上或在旅館裡，他規定自己每天寫滿四張稿紙，這個紀律長年來已成生活的必然作息。在家寫作的時候，他希望一氣呵成、不受干擾，因此，他盡可能避免接電話與待客，一切交由太太處理。富安蒂斯笑說：「我體內殘留的德國血液反映在紀律之上！」

《印刻》的富安蒂斯訪談聚作家長達六十年的創作歷程，探究他的文學養成和文學觀。作家堅持以母語作答，故由西語流利的馬西莫提問，到後段才改以法語交談。訪談中富安蒂斯百科全書般的知識不斷滾動，我們的提問設定固然完整，但他不時拋出新的主題，與熟知現代文學的馬西莫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那天上午因前日傍晚的一場雨而顯得黯淡，天氣在接近中午時放晴，一抹光線照亮作家的側面。他背後委內瑞拉畫家賈可布·波赫士（Jacobo Borges）的抽象畫前安放著獅子卡洛斯·富安蒂斯·萊慕斯（Carlos Fuentes Lemus）幼年時的照片，不論我如何改變視角，小卡洛斯總是微妙地出現在相機的景框之中。

十年間，富安蒂斯夫婦先後面對子女的過世。一九九九年，二十六歲的小卡洛斯因先天的血友病辭世。二〇〇五年，他們美麗、纖細的女兒娜塔莎又不幸

猝逝，年僅二十九歲。

身為傑出畫家與攝影師的小卡洛斯一生與病痛搏鬥，畫風受梵谷與席勒（Egon Schiele）影響，充滿不安的焦慮感。他以創作證明自己的存在，過世前正籌拍一部電影。富安蒂斯在二〇〇二年出版的散文集《我相信》（En esto creo，二魚）中，這樣描述兒子的病痛與才華：

我的兒子是個青年藝術家。他的命運雖也摧毀不了，因為他的命運就是藝術的命運，是在藝術家死後仍長存不朽的藝術作品的命運……他畫裡扭曲的、性感的形象不是一個承諾，而是一個總結。他們不是開始，而是意味結束……

兒女的早逝是富氏夫婦的至慟，家中的角落擺放著他們不同時期的照片，訪談休息時，席薇亞送我兩本小卡洛斯的作品集，並一一解說照片的年代與拍攝地點。我不願觸及兒女這個話題，只靜靜聽席薇亞的述說。事實上，娜塔莎的死因眾說紛紛，富安蒂斯也從未正面回答記者的提問，像面對澳大利亞年輕文化評論者納帕斯堤克（Ben Naparstek）超越分際的追問時（見《與大師對話》，允晨），也僅以「（哀慟是）克服不了的。我寫作時，就是懷著那哀慟在寫的。那哀慟一直都在」這幾句話簡短帶過。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於巴拿馬的富安蒂斯是一位早慧的作家，他的家庭背景讓他比同屬「拉美小說潮」（Latin American Boom）的作家更具國際觀。作為一位優渥的外交官之子，富安蒂斯有一個世界性、四海為家的童年，先後住過蒙特維多、里約熱內盧、華盛頓、智利的聖地牙哥、奎多（Quito）、布宜諾斯艾利斯，只有假期在墨西哥度過。富安蒂斯最初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但由於母親是天主教徒，他的家教則是天主教式的。富安蒂斯能夠直接用英語寫作、演講，法語也相當流暢。當時的墨西哥在總統拉薩洛·卡德納斯（Lázaro Cárdenas）統治下，意圖回歸墨西哥大革命時期反文官鬥爭、農業改革、鐵路國有化、外國公司石油所有權國有化的理想。國有化政策抵觸了美國在墨西哥既得利益，美國境內產生一股「反墨」的敵視氣氛，小富安蒂斯首次意識到自己的墨西哥血緣。富安蒂斯青少年時期受墨西哥作家、哲學家、外交官阿豐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很大的啟發（富氏第一部長篇小說《最明淨的地區》的標題便出自雷耶斯著名論文《阿納霍阿克高地的視野》中的銘言：「旅人，你已來到空氣最明淨的區域」）。一九二〇年代，雷耶斯先後出使阿根廷，經由阿根廷《南方》雜誌（SUR）創辦人維多利亞·歐康波（Victoria Ocampo）的介紹，發掘了波赫士和小說《莫雷的發明》的作者卡薩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因為雷耶斯，富安蒂斯接觸到波赫士的作品。

一九四三年，阿根廷極端天主教團體和極右派在亞圖羅·饒森（Arturo Rawson）領導下發動軍事政變，隨父母遷居阿根廷的富安蒂斯在父親允諾下離開桎梏的教會學校。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漫遊，在電影院、劇院和書店消磨時光，更在小酒館「雅典納斯」（Athenas）遇見當時尚未成名的波赫士和一批阿根廷文壇的闖將。在阿根廷，富安蒂斯開始認真閱讀文學作品。

青少年期的富安蒂斯不願循家族法政、外交的傳統成為律師，但在雷耶斯的建議下（雷耶斯告訴他：「學習法律條文是學習閱讀小說的最好方法」），他還是在墨西哥的法學院註冊，之後赴日內瓦攻讀博士學位（他回憶自己曾在日內瓦湖畔偶遇衰老的托馬斯·曼）。一九五〇年，富安蒂斯取道巴黎回墨西哥，二戰的餘溫猶在，城市充斥低迷的氛圍，他不認識任何人，便決定以巴爾扎克為自我的嚮導，透過閱讀巴爾扎克的小說找到自己巴黎的座標。

一九五八年，富安蒂斯推出第一本長篇小說《最明淨的地區》。一九六三年再推出《阿爾特米奧·克魯斯之死》，奠定自己在國際文壇的地位。

富安蒂斯浪漫熱情、積極介入國際與公眾事務（他甚至出過一本批判美國總統小布希的專書），政治立場左傾但不激進，並在小說創作、撰寫評論、演講與辦文學刊物外，為拉美文壇發聲，為同儕與後進開拓見度。他像槓桿的中心，藉由自己的地位和語言優勢，為拉美文壇和世界找到一個平衡點，對同輩作家多諾索、馬奎斯、科塔薩毫不保留的鼓勵與支持。從拉美文壇我們可以窺見二十世紀後半葉拉美文壇面對的艱困政治經濟環境、他們突破前人與找尋自我定位的藝術企圖，以及他們對自己作為世界文學一部份的期許。「拉美小說潮」的作家將西語拉丁美洲視為一個「歷史經驗共同體」，雖然成名後他們的友誼已經變質，但回首他們年輕時那個艱困的時代，超越國界與血緣的情誼與義氣依然顯得珍貴。富安蒂斯的創作脫胎自兩大歐洲文學傳統：以塞萬提斯為首的「拉曼查」（La Mancha）傳統，也就是「想像」的傳統，以及巴爾扎克的「滑鐵盧」（Waterloo）傳統，也就是「寫實」傳統。

富安蒂斯認為塞萬提斯集融合文學中的田園類型、流浪漢類型、史詩類型、西方短篇小說和阿拉伯故事，開創了現代小說，小說與其他藝術的差別也就在於小說能夠容納歷史、哲學、論文、新聞學，甚至詩所不能說到的，小說都能說到。他說：

拉曼查的傳統藉另一個現實的創造來批評現實。塞萬提斯系統的小說則提供想像的可能性，且想像並不比「歷史」——大寫的歷史——來得不真實，也與寫實、嚴肅的滑鐵盧傳統區分開來，對後者來說，事實永遠勝過創造……

我個人以為，在整體創作上，富安蒂斯矢志做墨西哥的巴爾扎克，為墨西哥歷史與社會留下真實紀錄（請注意，這裡說的是「歷史的真實」而不是「真實的歷史」。「歷史的真實」並不完全等同於「真實的歷史」，因為對文學家來說，真實的歷史並不存在）。富安蒂斯計劃性的創作，甚至多年前就想好接下來要寫的作品，他的主題涵蓋了邊界、殖民、時間、愛情、墨西哥與美國的關係、現代文明的入侵與舊文明的傾毀，龐大的作品群儼然是墨西哥當代文學的「人間喜劇」。富安蒂斯的作品雖然建立在寫實（或應以「具象」稱之）的語法與敘述之上，但他並不拘泥寫實主義，作品反而像一個由具體元素構成的有機的想像體。作家用寫實的語法來引導讀者進入一個想像世界，如一九六二年的中篇小說《奧拉》和《戴面具的日子》中的《查克莫》與《佛蘭德斯的特拉托卡影》（請參考《墨西哥的五個太陽》〈永劫回歸〉、〈影子皇冠〉兩章）。寫實的筆法加上綿密的內心獨白（意識流），將不同時空共冶一爐，與繁複又兼容並蓄的巴洛克藝術——尤其是印第安文化與前哥倫布文明結合之後的歐洲巴洛克藝術——相呼應。正如西班牙小說家、文學評論家戈提捷羅（Juan Goytisolo）在短文〈塞萬提斯的國籍〉中所說：

富安蒂斯的小說是一套名副其實的人類百科，在這一點上並可以和巴爾扎克的小說相比。於近期發表的作品內同樣做的臨時分類，在我看來並沒有意識到因建構其骨幹時的反對勢力所產生的動力；兩極之間的緊張，就像史考特·費茲杰羅（Scott Fitzgerald）說的，沒讓作者的智慧失去了運作的能力：第一個極點是墨西哥，在所有塞萬提斯語言的遼闊地域裡最多樣、複雜與迷人的國家；第二個極點是他對長時間以來流動的以及忽略邊界和年紀的現代性之渴望。也因為如此，在作家行列裡這個最墨西哥的作家也同時是最能夠體現無國籍人士和外國人的治外法權。他的筆遊走在一個不計時間的範圍中，作品脫離了時間束縛，被記錄在缺乏時間因素的意識流裡。

富安蒂斯各類的作品至今累積已近四十種，質量都很可觀。由於豐富的知識背景，代表作如厚達八百頁的長篇小說《我們的土地》，不免帶有「廣納宇宙」的企圖心，類似文化人類學的特性也比較明顯，讀者不只要有起碼的史地常識，閱讀過程中也需要不斷前後辯證，不像他同輩拉美作家馬奎斯和尤薩的作品那樣散發出直接的文學魅力。華文世界中，富安蒂斯的名作《最明淨的地區》（1958）、《阿爾特米奧·克魯斯之死》（1962）、《新皮》（1967），甚至是九〇年代可喜的短篇小說集《柑橘樹》、《玻璃邊境》都遲遲沒有正式的譯本出現。正因為如此，《墨西哥的五個太陽》的出版更顯得重要。這本在千禧年推出、依墨西哥歷史的編年做有機整理的選集，對台灣的讀者而言，不但可以對富安蒂斯龐大作品群有一個初步而完整的理解，也是對墨西哥傳說、文化、歷史的再一次認識。



此地的憤怒，彼岸的溫柔

—在廖亦武柏林新書發表會上的致詞

◎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廖天琪譯

「群山是一個大舞臺，長江和烏江盤據在遠方的包圍裡，星星閃爍的掌聲要幾萬光年之後方能傳到這兒來一戲劇、寫作和現實生活竟如此分不開，但為什麼它又如此令人痛苦呢？」廖亦武在他的獄中書裡如是說。所以他的寫作宗旨是：「為了準確地了解一種事物，你必須要變成一隻蒼蠅，叮上去，嗡嗡聲很討厭，你要時時當心吃巴掌。」

「為什麼它如此令人痛苦呢？」、「你要時時當心吃巴掌。」一兩句短短的話道盡真相：根植在腦裡的牢獄，只有通過寫作來掙脫。但是，一旦寫出了獄中經歷，警察國家又威脅著，試圖把他重新送回監獄。

德文版的《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即中文版的《六四、我的證詞》，由臺灣允晨文化公司同期推出）面世的曲折，讓我們想起50年前《齊瓦哥醫生》的出版情況。巴斯特納克當年堅持要將這部名著在義大利的Giorgio Feltrinelli公司出版，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像是偵探小說一般了。Feltrinelli不得不採用秘密接頭的方式，去見巴斯特納克的信使，並向他出示半張紙幣，紙幣的另一半在Feltrinelli公司手裡。巴斯特納克在捲菸紙上寫下一則信息，而信息的內容，只有是法文時才有效一原因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竭盡所能來防止該書的出版。蘇聯政府通過訪義的作家代表團，一再要求義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來干預這本書的問世。而巴斯特納克本人則被迫簽署一封信件，信中他要求Feltrinelli不要出版自己的書。蘇聯作家協會主席阿列克謝蘇爾科夫帶著這個「書面聲明」，親自跑到米蘭的Feltrinelli公司，表示作家已經放棄出版自己的著作。



Feltrinelli形容此君是隻「塗了糖漿的豺狼。」

雖然曲折異常，但巴斯特納克立場堅定，他不計一切代價，也要出版自己的書。

中國共產黨也通過各種手段來阻止廖亦武出版自己的書。壓力是巨大的，他被迫答應，放棄在德國和臺灣的出書計畫。然而非舍爾出版社知道，在德國出版這本書是廖最大的願望。為了保護作者，使他不至遭到逮捕，出版社甚至違背作者的意願，將出版日期不斷往後拖延，雖然作者本人曾說，他寧願坐牢也要出書。好在這種情況終於沒有發生。

中國干預廖亦武一事，慘遭敗北。不過在另一個項目中，他們頗為成功。在一場中德聯合展覽會中，本應展出德國著名攝影師的12張系列照片。結果在中國人的審查制度下，只有兩張照片倖存下來。而德方的展覽策劃人和藝術家本人竟然都接受了這樣的做法。

在巴斯特納克的時代，要查禁的陰謀，必須有秘密計畫和代表團的介入。今天，德國大企業的高級主管會親手處理這些問題。當北京開幕式有人提到史蒂曼被拒簽入境時，他們發出噓聲。這些人被經濟的利益所蒙蔽。但中方也很會給作家們灌迷湯。尤麗·策（Julie Zeh，德國女作家，1974年生於波昂）在中國進行訪問時說，她完全理解，為了防止中國發生內戰，而把螺絲釘擰緊、盯住潛在的搗亂分子，把他們投入監獄、進行新聞審查及限制網路的流通這些做法。她問道，誰敢站起來要求，「立馬引入民主制度呢」。（見《法蘭克福匯報》，2006年11月21日，第48版）

終局之局 一觸即發的戰爭

◎卜大中（蘋果日報總主筆）

沒讀過「政治學」、「美國政府及政治」和「中國政府及政治」的讀者，可以從這本小說裡快速惡補這兩大強權的政治以及政府的決策過程。故事讀起來津津有味，遠比教科書好看。

故事從一件國際小事一烏干達人數很少、武器落後的聖靈解放軍作亂，美國決定介入開始，事件伴隨美國金融風暴、選舉以及中國深深介入美國財經界，最後演變成美國海軍與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危險對峙，差一點爆發兩強大戰。

故事發生在二〇一八年，中國已是世界上持有美國國家債券最多的國家，一舉一動都影響美國的財經穩定。書中仔細描繪美國大金融機構與政治的深刻糾葛，對決策的影響等等。中國也成為全球性軍事強權，擁有好幾支航母艦隊。有趣的是美、中兩國的軍頭都好鬥，事事都要以戰爭為解決手段，不屑於談判方式。中國國家主席遭軍頭脅迫，對外毫無彈性，好在最後美國總統大澈大悟，以和平方式解決危機，並讓中國國家主席順勢整肅掉軍頭，阻止了一場可能的軍人政變。

本書諷刺烏干達事件重蹈美國的覆轍，以輕敵開始，以狼狽撤出終結。低估各地的反美力量，也



低估中國。大國的傲慢與愚蠢被作者寫得鞭辟入裡。書中每個角色都有現實上相對應的人，作者對美國歷史非常熟悉，寫來呼之欲出，趣味橫生：像是總統出現緋聞就像柯林頓的翻版；大銀行的肥貓就像華爾街高盛高層的嘴臉；國防部長則是按照小布希時代的國防部長曼斯菲爾德量身打造的。

美中鬥爭與美蘇冷戰大不相同。中國介入美國事務太深，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雙方太多利害一致之處，不能說打就打。作者尤其把美軍的將領形容得好戰、輕敵又愚蠢。當然中國的軍頭們也不高明，權力欲、控制欲都很強。美國總統遭到軍方的強大宣戰壓力；中國國家主席也遭到軍頭的強烈壓迫，要他做戰，兩人都在極端困難的形勢下做艱難的決策。兩位領導人都不能示弱，以免遭內部對手利用來攻擊；但又要放下強硬身段，避免爆發戰爭。

其中最精彩的片段是國際關係教授喬·埃倫瑞奇拿出豐富的歷史知識說服總統換個想法（放棄戰爭，和平解決）的對話，選舉出俾斯麥的話期勉總統抓住歷史騎士的衣角，從新的角度做出國際爭端的解決方案，而非像從前那樣單邊、強硬、動武的制式方式。

當然，那位智者教授其實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很顯然他對美國過去的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深不以為然。他的分析精闢深刻，值得好好玩味。

經過此事，美國總統的進化，從愚蠢到成熟，從低級生物到高級文明的表現，是作者想給華府的勸告。這本書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故事，充滿智慧的啟發，值得一讀。

如同巴斯特納克一樣，廖亦武在其著作面世前夕，必須忍氣吞聲一被多次抄家，稿件反覆遭到沒收，斷斷續續的軟禁及監控，他總是頑強地從頭開始。慶幸廖亦武的正直、責任、道德感，他堅持不懈，絕不放棄。

這本書的問世不僅與《齊瓦哥醫生》的長期艱難掙扎相似，就連這本書的內容，也讓人連想到巴斯特納克。《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為我們打開了中國的集權視窗，如同他的前一本《你好小姐和農民皇帝》（即《中國底層訪談錄》選譯本），把我們直接帶進暴發戶和嗜權國王之光怪陸離的外衣下，一個將蘇聯古拉格集中營當作楷模，來管理城市、鄉村和犯人改造場所的不見光的國家，一個沒有資格被稱為現代化的有形或無形的監獄，它只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家族式遺產，卻塗抹著迷惑西方人的經濟奇蹟的油彩，而它自己的老百姓卻要付出遭受鎮壓和權利被剝奪的長期代價。

上述事實是這本監獄之書的一個層面。另一層面，是它深厚的文學功力。作者的語言既冷酷又炙熱，既憤怒又蠱惑。牢房裡的分分秒秒，虐待狂和慈悲心，出人意外地交替呈現。一個人可以同為魔鬼和可憐蟲。每個行為都極為瘋狂，對於監獄來說，又再正常不過。「看守所裡死個人，根本是家常便飯」，廖這樣寫道。

殺人慣犯和江洋大盜的殘暴沒有被淡化，相反地，通過細緻的描述，他們顯出了惡魔的面目。在如此特異的圈子中，他們的行為反倒相當順理成章。作者敘述道，人性怪胎往往是病態制度本身所造成，所謂「新中國」卻沿襲舊中國「以犯治犯」的監獄傳統，使政治犯和刑事犯都淪為兜圈子的暈頭轉向的狗，廖亦武所表現的精湛的文學藝術，惡作劇的下面是內心的慘叫。而大便和鏽鏽的實錄章節，總浸透著水流一般的溫柔詩意。這種混合物不僅鑽進讀者的腦袋，也在他們的胃裡翻騰。廖亦武的語言是身體的，因為它以身體去受苦。他的語言如同他自己，吞下了被剝奪、遭酷刑的痛苦，跌跌撞撞、竊竊私語，最終掙扎出了牢籠。

牢房裡的死刑犯人被稱為「活死人」。因為按中國法律，他們在等待死刑覆核，等待被拉出去槍斃。比如廖筆下的「陳死人」和「小死人」，後者只有19歲。他母親會與他通姦，當他母親與另一人也通姦時，他感到了背叛，就宰了她，還用刀子活生生地肢解。他被判死刑，他說：「捅了老鼠的窩，牠都有感覺，何況人呢」，另一個死囚說：「唯一可以輪掉的就是我自己」，於是不久後，他一去不回了。

廖亦武在獄中幫不少人寫《上訴狀》，也幫死刑犯寫最後的家書或遺囑。一個死囚被帶出去，書中稱為「上路」了。這話說得挺仁慈，卻令人背脊發涼。但後來我們讀到死囚在處刑前夜，被綁在另一冷冰冰的庫房被獄醫用大管子抽血，這就是「利益均霽」嗎？不知道國家要把這樣的血液賣給誰？

在牢裡每月只有兩個小時提供筆和紙，這段時間內，必須寫好十封信。完成任務後，廖亦武沒有時間來記錄任何其他東西。因此，他後來的書中情節是憑記憶重新構建的。在這些對話中，充滿了從高處向下俯衝的摩擦熱度，所有錯綜複雜的情感得以再現一憤怒、虐待狂、同情、抑鬱、被遺棄感和孤獨；而外在的景觀也同樣令人焦躁不安—「犬牙交錯的月牙兒更紅了，我躺在血淋淋的犬牙裡，星星如綠頭蒼蠅，叮咬著無盡的黃昏。」

「牆外的燈光與月光混淆，一幢幢大樓朦朧地融化在天邊，小巷子沒來由地深下去，汗穢的閃念走馬燈一般浮現了。」

關於他自己，作者如是寫道：「我聽到我的靈魂出走」，「心如死灰。」那首在6月4日凌晨大屠殺之前4小時所寫的長詩《大屠殺》，為他帶來徹底的厄運。這死亡之音裡，湧現著這樣的場景：

代表母親嗆死孩子！

代表孩子雞姦父親！

代表妻子謀害丈夫！

代表市民炸毀城市！

開槍！開槍！開槍！！

用死姑娘的裙子擦軍用皮靴。

詩句一次次地重覆：

「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啊！打穿腦殼！燒焦頭皮！讓漿汁迸出來！靈魂迸出來！」

他一腦殼地寫，其實他在嘶喊，這首死亡之詩是一種恐怖的命令，陽萎的指揮高調，命

令的反面，是憤怒，它要阻止殺戮的軍隊進城。紙上的大屠殺後，作者無奈地寫道：「大屠殺在三個世界進行。在鳥翅，魚腹，微塵裡進行。」

這本書裡記載了無數可怕的事實，它們在旋風般的文字下閃爍發光，沒有什麼是作者會遺漏的，這本書表現了作者博聞強記，記憶力驚人。他之能夠如此，是通過當時的細密觀察，把經歷的一切再現出來。我通過奧斯卡·帕斯提歐爾（Oskar Pastior）關於勞動營的陳述（赫塔·穆勒的《呼吸鞦韆》裡有些章節採用了此人的口述資料），是一種下意識卻又細緻的對「生存的臨界點」的記憶。這可能與廖亦武是一樣的，那種認知在腦子裡如走馬燈一樣，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不停地轉。腦子裡閃過「生存的臨界點」，每一秒鐘都能記錄下來。一種本能的如快閃般的反應，腦子在獨立、不由自主地運作著。受到傷害的神經能產生一種觀察癖。

被投入集中營和監獄裡那樣擁擠而噁心的環境裡，這種近乎固執成癖的觀察習性，能讓痛苦更為銳心，每個細節都浸入了個人的色彩，把支撐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這種觀察癖也是一種恩賜，因為它包涵著人性，並支撐甚至拯救了人性。

一個觀察者不論多麼投入，畢竟是個旁觀的客體。當被周遭的零亂和無望包圍時，冷眼觀察就成為唯一可能的精神勞動。認知這不堪的環境，是一種痛苦，但認知痛苦又是一種恩典。

痛苦和恩典在書中交織著，彼此相互了解，它們的動力源於自我觀察。廖亦武的書是頭腦裡所導演布局的戲，它把自己經歷的作為一種自我對話和自剖從記憶中調出來。喚回記憶也是拉開傷疤，以往的經驗被放大了，之後就成為一種抽象的存在，在腦海裡成為一種幻象似的疼痛和膨脹的恐懼。對於這種幻象式的恐懼，廖亦武稱之為「彼岸的溫柔」。不論他在自己的故國還是在異地，這將陪伴他的一生，它永不會消逝，會不時地一再浮現。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叫廖亦武「廖禿子」。他倆是一對兒。他們兩人以各自的方式，為我們打開了今天中國的一扇窗戶。但曉波為了他的閃光的、為中國民主提出改革性建議的《零八憲章》而坐在牢裡，這是他的「罪行」。那虛榮、並且極端害怕失去權力的永遠不肯下臺的共產黨，把對變革抱著希望的劉曉波送進監獄11年。這些頑鐵般的同志，雖然顏面掃地、徹底破產，卻依然瘋狂地霸佔政權，盲目頑強地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目前他們對艾未未的惡劣迂迴策略，也是如出一轍的行為方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因此製造了那麼些謊言。但那些罪名是無法成立、甚至自相矛盾、隨意堆砌起來的。就如同對劉曉波的判決，連從中國法律來看都是不合法的，一派胡言。

我很高興，廖亦武沒再進監獄，而是到了我們這對他而言是陌生的苦的地方。這是一種難以想像的、帶有苦味的幸福，苦澀的幸福也許純粹的幸福更有價值，它的代價很高，但是卻讓他趨避更多痛苦。一個人不能被苦澀的幸福所承載，而是需要自己去牽引拖拉。他的心中充滿了「彼岸的溫柔」。

故鄉是人們出生並且生活著的地方。故鄉是人們出生，長年居住，然後離開，並且總是來了又走的地方。

對於一個倖免於被跟蹤的人來說，故鄉是他出生，長年居住，逃離，並且不再被允許回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會說：「見鬼去吧」，但是，這也不行，故鄉是一個人最親密的敵人，愛它，卻又遺棄它。它仍然跟個人一樣無助，如果不是監獄的話，那可就要「小心吃巴掌」。

廖亦武短期內回不了故鄉。但苦澀的幸福是聰明的，它故意讓思鄉與和不思鄉的感覺相互混淆。它是一種絕佳的虛擬詩，它明確地告訴你：假如你留在故鄉的話，你永遠不會做你所願意的自己。這個虛擬語句不再是一種願望，而是現實狀態，它能驅趕憂傷，它不離你，並經常回顧你。虛擬的大師也會經常返回的。

我覺得苦澀的幸福是虛擬語氣的家園。在流亡期間，你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憤怒」和「彼岸的溫柔」是相互交替的。

親愛的亦武，隨著苦澀的幸福，純粹的幸福也會來的，其實它今天已經來了。

2011年8月17日於柏林劇場

天人交戰：2012台灣總統選民的抉擇

◎游盈隆



《天人交戰—2012年台灣總統選民的抉擇》是一本很特別的書。首先，這是台灣第一本以嚴謹的現代政治科學理論與方法所寫的總統選民投票行為的專書，它是一本完整的書，和單篇的學術論文截然不同。第二，這是寫給所有台灣總統選民看的書，雖然作者堅持了一定程度的學術規格，但力求淺顯易懂、深入淺出，小學以上教育程度的讀者應至少都能看懂其中的一部份，絕非學術象牙塔

中的產物。第三，作者堅持「是什麼就是什麼」的精神，盡最大的可能將民意作淋漓盡致的呈現，毫不畏懼權勢，毫不考慮總統候選人是否尷尬，毫不考慮權力人物喜不喜歡。真，是本書的靈魂。第四，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絕不空口無憑、信口開河、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第五，這本書既非贏者的勝選報告，也非輸者的敗選報告，而是選民集體反應、判斷與選擇的分析報告。作者力求客觀、嚴謹、科學、和全面性，期盼為歷史留下最珍貴翔實的行爲資料。第六，總統選民投票行為是本書的重心，但兩岸關係則是另一個關切的重點，有專章做切切深入的討論。許多方面可以對兩岸關係的未來有新的想像與認識。最後，本書觀照了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總體政治發展，不僅僅只是2012總統大選而已，許多珍貴資料在有系統的呈現下，讓讀者對過去到現在的台灣重大民意有全新的視野和理解，更大提高了本書的價值。

完成這樣的一本書是我人生旅程的一大驚喜，這恐不下於中大樂透的感覺吧！我想要感謝的人太多了，但在此無法一一列舉，是一個缺憾。我首先要感謝我

政治行為研究啟蒙老師胡佛院士。胡老師學問淵博、謙沖自持、口若懸河、為人正直，渾身上下充滿著學者及知識份子的魅力與熱情，啟迪了無數台大的青年學子，更是無數學生心目中的偶像。英年早逝的台大政治系朱志宏教授，1970年代中期甫從美國學成歸國，也是一位學識淵博、很有生活品味的學者，就我所知，朱老師應是國內第一位引進密爾根學派理論觀點的人，「漏斗狀因果模型」就是出自他的口中。對他，我有無限的惋惜和懷念。陳德禹教授對早期哥倫比亞學派的理論與方法著力甚深，讓我獲益匪淺。還有其他多位台大選舉研究小組同僚包括吳乃德、朱雲漢、徐火炎、陳明通、梁雙蓮等，彼此觀點或有不同，但相激相盪，經常擦出智慧的火花，大家同步成長，一起往上提升，令我仍懷念不已。

我特別要感謝多位享譽國內學界、新聞界、企業界的先進在本書出版前所給予的指教和評鑑，包括林嘉誠、陳明通、郭承天、黃秀端、廖達琪和胡元輝諸位教授，資深媒體人楊憲宏兄，旭聯科技執行長黃旭宏兄，讓我獲益良多。此外，我也要感謝近一年來對本計畫提供許多志願的行政、活動、後勤支援的東吳大學政研所或政治系畢業校友，包括李博榮、鄭坤從、劉恒貞、林慶維、丁復華、郭松穎、陳聖典，這幾位東吳畢業校友無私的付出和熱情，讓我點滴在心頭。

當然，本書因允晨文化公司發行人廖志峰先生大力促成才能順利問世，我要在此對他表示最大的謝意。執行編輯張倩瑋小姐、美術編輯蔡頌德先生的才華、熱情與效率，讓我印象深刻。多年好友洪美華女士的鼓勵與鞭策，功不可沒。此外，我要肯定張郁仁先生、何麗萍小姐所領導的山水民調公司對專業與熱誠的堅持，陳芊瀾小姐的專業、耐力與執行力，讓我刮目相看。最後，我最該感謝的是我的妻子施嘉玲，沒有她毫不保留的支持和鼓勵，這本書的完成肯定是遙遙無期的。因為她，終於讓我在2008年離開政府公職後，完成了第一本書，也是我嚮往已久的書，在此獻上內心最深的感激。

◎李弘祺

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良有以也。我與「他者」(the other)之間，當然可以相互觀照，尤其是在今天後現代思想充斥的世界裏。交流以激發靈魂的火花，照亮無知的洞穴。也真的或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解碼迷思，往往是用「他者」的睿智。雖然參透之後，也許會發現了無新意。然而心靈的溝通，終必有一隅之得。千里之行，始於跬步。閱萬卷書，所得非一。慧見生焉。

本書所收七篇文章是在歐洲、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與臺灣發表。讀者或會問為何沒有美國。當然，在美國也曾在各地應專門的邀請、或定期研討會的安排，在哈佛、古仁訥(Grinnell College，在兩校演講傳統中國的學生)、普林斯頓(講傳統中國的學規)、哥倫比亞(講中國的蒙書與幼學教材)等地演講。因為講辭都是根據我的英文原書(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而現在都已經收入我即將出版的《學以爲己：傳統中國教育史》(香港中文大學，二〇一二)，因此不在這裡另外出版。早年在史坦福、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或華盛頓大學發表的文章，年代已久，必須再重新修訂，增刪，只好留待他日。

感謝廖宜方博士、陳信宏先生和盧加慧小姐幫忙翻譯。也感謝廖志峯先生安排出版事宜。

知人論世

◎李懷宇

2007年赴美訪問，是我刻骨銘心的經歷。此生恐無留學之緣，此行卻有遊學之樂。在旅途中，我有幸拜訪心儀已久的前輩大家，仿佛進入思想的夢境：探索感時憂國的源流，跋涉幽暗意識的荒原，穿越歷史三峽的時空，遨遊知人論世的海洋。



遙想漢唐盛世，長安城裏，從西域與東洋遠來求學者絡繹不絕。玄奘西遊，鑿真東渡，是心態開放與氣度恢弘的明證。而後世的王朝上國一旦固步自封，即使閉關鎖國，還是抵擋不住堅船利炮。大變局中，西學東漸成了風潮。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提出上世史爲「中國之中國」、中世史爲「亞洲之中國」、近世史爲「世界之中國」的宏論，便是東西學術的結晶。開眼看世界者吹過歐風，淋過美雨，歸來報效祖國，多有非凡成就，清末民初的文化界似有英才輩出的氣象。奈何時局變幻，二十世紀中國被橫刀切成兩半，造就無數旅居海外者。蕭公權的《問學錄》最後一章以「萬里寄蹤」爲題，自述「我在1949年受聘到美任客座教授的時候沒有久居海外的打算。」後來決定「且住爲佳」，可能是那一代旅美知識人的典型心態。此後在海外求學成長的知識人，其經歷之起伏，心境之冷暖，遠非故國同胞所能瞭解。我赴美之行，並無雄心壯志，只是懷著求知的好奇，希望在暢談中瞭解心史。

旅美心史絕非一席談便可盡情袒露。但素昧平生的一老一少有幸相晤，頗有深秋客來茶當酒之趣，或能互解彼此的寂寞。中國古來有「適彼樂土」的憧憬，也有「鄉關何處」的惆悵；愛因斯坦曾題簽「爲彼此的鄉愁」的肺腑之言，薩義德更寫出「格格不入」的切膚之痛。古今中外各有風情萬千，但有些情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訪問的多是爺爺的同輩人，頗能體會到美國雖有諸般好處，但老人家往往沒有兒孫在旁，不可能常享融融之樂。一位中國移民曾經告訴我：美國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國是「又髒又亂又快」。當我有幸生活在快樂新世界，偶爾想起「賴有斯人慰寂寥」，不禁神遊萬里之外與千載之上。

我不相信人間真有理想的樂土。但在美國旅行時，重溫羅斯福新政的四大自由與馬丁·路德·金夢想的人人平等，頓感這個國度的崛起自有值得借鑒的經驗。自由、平等、民主、科學、法治等價值，漸漸成爲現代社會的共識，我相信東方古老文明中也深含相近的思想，彼此可以交融。然而，在殘酷的現實世界裏，國度與組織的藩籬還是結成一張張巨大的網。人間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夢想有時可以超越種種界線。我夢想民有、民治、民享不是政治家開出的空頭支票。我夢想寬容、同情、理解不是思想家構建的空中樓閣。2012年已經來了，不管人類將面臨什麼樣的巨變，我依然心存夢想。

卷里營營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權自他，我得其助。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

曾不知路之曲直，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直信兮。

—《楚辭》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東坡詞

書名《卷里營營》，因爲一輩子像一隻沒頭的蒼蠅一樣，到處翻讀典籍；像傅斯年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所爲爲何？直堪細嚼。但這的確是我開始學歷史的寫照。當然，傅先生的視野及關心主要是在當時中國的歷史學、語言學和考古學上面。

多年來，旅遊四處，看的是博物館、寺廟、教堂。而聽音樂會、與哲人交談，自然都有瞬間的詩意和心得。或亦倘伴溪畔山巒，聆聽大自然的聲響。這些時候，總不免想到貴他迪尼(Guicciardini)的「我們都知道，人必有一死；但是我們都活著，好似不會死一般。」感受真是非常震撼。

耶魯、香港中文大學或紐約市立大學的



煎熬與狂喜，使我逐漸神入思想史和教育史的世界。或三餘之際，讀書到微曦之將明，窗外積雪盈尺，宛如仙境。或鎮日思索，一無所得，俯念聖人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竟也是另一番境界。西方思想史繽紛精彩，而中國思想史則涸流長流，卻都能一貫地彰顯出各自的中心關懷。到了互相作比較，原如涇渭的互爲涯岸，卻化作子期與伯牙的相知。

能通貫交融，裏外合一，而不留痕跡，這就是通達。究其實，途徑不外就是讀書和思考。

所選七篇文字，主要是在營營「找材料」之外，被邀到各地演講的文章。恢弘擴大一己的視野，亦足自珍。所

他者

◎李有成

也漸漸接受他者一詞。若按俄國形式主義有隔阂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的說法，另以他者翻譯the Other也不無好處。經過了一番陌生化的過程，我們得以重新認識他者這樣的一個角色，了解這個角色的命運與意義，並且進一步釐清與界定自我和他者之間的關係。

這本書的章節是在不同階段完成的，在整理成書的過程中，除了增補若干資料之外，有些章節也作了相當幅度的修訂。在撰寫書中的若干章節時，我其實是懷抱著日本的中國思想史學者溝口雄三所說的亞洲感情的。溝口指的



我最早把英文的the Other譯成異己，大抵就是非我族類的意思。這是中文現成的用語，看起來頗爲貼切，至少易懂，也不會那麼突兀。可是隨著學術界逐漸引進有關the Other的討論，不知從何時開始，這個用詞出現了新的翻譯：他者。這個譯詞慢慢流行起來，結果兩岸三地竟然不約而同採用了同樣的譯法。這個譯法原來不爲中文所有，洋腔洋調，至爲明顯，只是時勢所趨，大家似乎忘記了中文裡還有異己這個用詞，他者也就這樣大搖大擺地鶴巢鳩占，反客爲主，取代了異己。換另一個角度看，這個過程其實也充滿了寓意——這大概也算得上是個規訓或馴服的過程。我在翻譯上一向從衆，尊重約定俗成，不喜標新立異，製造混淆，因此

是那種期盼能夠擺脫歧視和偏見以獲取自由的人類的共同心理；那種要在人世間消除壓迫與被壓迫結構的決心。我們的社會對亞洲一至少一部分的亞洲一是有偏見的，因此對來自亞洲某些國家的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的歧視與剝削時有所聞。這些歧視與剝削甚至構成了人權問題，除了少數學者關心之外，我們的政治社會似乎並不以爲意。同爲亞洲人，我們對伊拉克與阿富汗人民在帝國強權下的遭遇也視若無睹，從來不發一語。這本書的若干章節嘗試通過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從根本釐清問題的癥結。我的初步想法是：一個過度膨脹的自我往往只看到自己而無法正視他者的存在。對某些人來說，爲了自我的利益，他者變得無足輕重，甚至可以犧牲。

這當然不是一本社會學或政治學的書，我的主要指涉還是文學與文化，我希望透過對某些文學與文化文本的分析，對若干文學與文化議題的論證，思考他者的角色與跨國資本主義下跟他者文化相關的問題，我希望這樣的思考能夠擊扣當代的歷史現實。同時我必須承認，我的思考始終不脫溝口雄三所說的亞洲感情。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曾經獲得周英雄老師、鄭樹森教授，以及單德興、廖成浩、馮品佳等友人的鼓勵和指正，我要向他們表示謝意。助理曾嘉琦小姐不僅將整本書稿輸入爲電腦文字，同時製作索引並協助校對，沒有嘉琦的費心費力，這本書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順利完成。我的學生吳哲碩幫我整理與檢查部分資料。謝謝嘉琦和哲碩的幫忙。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長期支援我的研究工作，謹此致謝。允晨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廖志峰總編輯與編輯部同仁在本書的出版過程中給予不少建議與協助，特此致上感激之意。在整理書稿的最後階段，業師朱炎教授不幸遽然辭世，三、四十載師生之情，我內心的悲傷與不捨不難想像。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塵緣縱有盡時，老師的教誨卻不敢或忘，謹以此書懷念老師的身教與言教。朱老師一生關懷弱勢，同情弱者，以這樣的一本書來懷念他，我相信他會很高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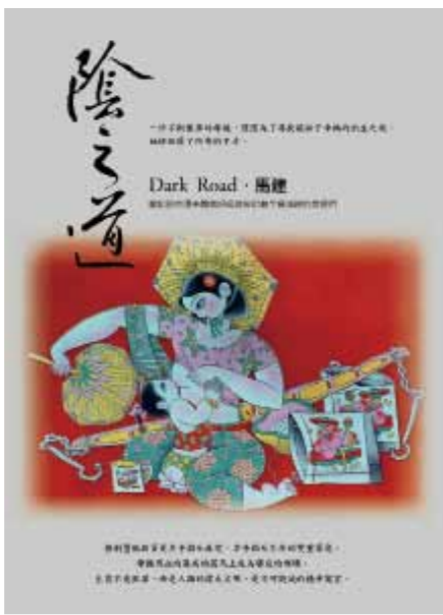
我相信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淑世功能，這本書反映的無疑仍是這樣的信念。是爲序。

陰之道 - 流淌的幸福

◎馬建

北京奧運會之後，我坐火車去了中國的四川、湖北、廣東和廣西等長江流域，考察我的小說《陰之道》背景。特別是廣西博白縣因超生罰款和強迫孕婦墮胎引發的農民起義，是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大的一次暴動。全縣五萬多人包圍並砸毀了六座鄉政府辦公樓，挖斷公路阻擋警車，事件中最少有七人死亡，其中兩名員警被示威民眾打死、五名示威學生被人群踩死，另有二百多名民眾一百多名學生被抓捕。當時縣官方網站會總結：……全縣總共投入了五千八百多人力，出動兩百多輛機動車，把全縣一萬七千多名婦女結了紮、放了環和做了人工流產，並徵收了罰款達七百八十八萬元……。（現該縣網頁已刪除了此內容）

踏入博白縣時，當年燒毀的樓房都裝修一新，只有在我走訪的沙波鎮、雙旺鎮還能看到些破爛的計生宣傳牌和刷在房牆上的標語。但進入該縣車輛檢查站還是有個突出現象，就是一幅微笑的夫婦中間放了個孩子的大廣告：計生服務做到家，村村戶戶樂開花！然後公路兩旁像路燈一樣排列的計生口號，與公路兩側交通指示牌一樣的藍底白字，令你像是走了一條荒誕的計劃生育之路。為調查暴動起因，我詢問了當地地理髮館、照相館員工、摩地司機、街頭攤販、菜農、餐館人員和旅館員工等，大致是幾種觀點：政府利用查環查孕聚財、個別計生幹部貪污，十多年沒人管理的超生，突然抓緊，群眾不適應。農民一開始逃往山林和湖泊躲藏，逃不掉的丈夫或老人做了人質，罰了款。博白



縣組織了幹部和員警實行大兵團作戰方式，進行了地毯式清查，僅江寧鎮就從水庫區抓獲了252名母親，網綁到醫院，把未育婦女往子宮裡放了環，有孕的打針流了產，其他生過二胎以上的媽媽被開刀切斷了輸卵管。有的老母親為了求政府放回兒子，去填數結了紮。更多的人被抄了家。計生工作隊將值錢的電器、農具，鐵架床、鋁合金窗框、豬、雞、牛、羊都弄走了，不值錢的生活用品如鍋、茶壺等統統打碎。從北京天安門事件複製的暴力鎮壓穩定的手段，再次在農村復活。

我便把這歷史事件放進了《陰之道》的故事之中。小說描寫了懷著追尋幸福的農民家庭，卻因計劃生育而經歷了所有的不幸。寫這部關於生育的故事，是我看到了女兒出生的瞬間。她沒呼吸，臉如太空人般包在半透明的羊水罩裡，閉著眼睛臉上發紫，然後，就從死亡中下來了，哭了活了。那麼：如果她是從另一個境界超生

而來，那她的出生不就是死亡嗎？如果我們都在另一個空間活著，死後再返回，那靈魂又在哪裡？答案只有胎兒知道，她剛處在兩個境界之間。我唯有去接近靈體，才能探索到生命的秘密。這就令我想到記憶中的死嬰。在小說裡，嬰靈介於人和魂之間，她還沒有生活經歷，如一張空白光碟，從心跳開始，便不帶經驗地記憶生命過程，而且在子宮裡就開始了。

我還感到當嬰兒出生的那一刻，也是母親的靈魂隨嬰靈出竅了，它滿載著母親和父親以及更久遠的遺傳信息來到人間。人類就是在這條生育鏈中保存著母愛，保存著生命。人們的生育並不是因為貪婪，而是因為愛和傳承。

在長江邊上，我又一次遇到了死嬰，她全身赤裸，身邊沒有了母愛和乳汁，黑塑膠袋已撕爛，正被活人用棍子撥弄著。她怎樣看待拋棄她的父母，她知不知道計劃生育控制著她呼吸的權力？在這場國家和男人一起獵殺嬰兒的三十年裡，為什麼沒有人制止，為什麼沒有人來講述她們的故事，難道我們不是嬰兒中的倖存者嗎？重要的是：計劃生育使人們把唯一的生育指標留給了男嬰，而政府僅僅以國家經濟利益為理由，就讓每年上百萬沒來得及呼吸的嬰兒，在母親溫暖的腹中被屠殺。

在長江流域，我鑽進那些棲居在岸邊的超生漁船裡，他們大都是離開不自由的土地的農民，靠著自由流淌的水路，以一種不正確的方式在這個更不正確的社會裡秘密地交媾懷孕。但生育不是種玉米，收穫嬰兒的風險常常是母子的生命不幸被遏止。一個嬰兒在媽媽的子宮裡要躲藏十個月才能偷偷地來到一個比子宮更不安全的社會，而嬰兒的母親除了面對懲罰、拘押、惡性罰款，又將面對強迫結紮，強迫墮胎的恐懼生活。條條江河的流動雖然給了超生者殘存的希望和母愛，但在這巨大的計劃生育漩渦裡，不幸隨時會發生。

自己尚未消逝。

稍晚，他們會在屋子裡重聚，兩人都知道在孩子以及朋友們明天抵達之前，自己該做什麼事。瑪麗和尼古拉是他們忠實的老友，能夠讓他們感到安心；蘿拉會帶新男友來，他們幾乎不認識這個新男友，也對他沒有任何期待；珍妮和亞力會帶他們的玩伴，比較好打發時間。戴芬得留意每間臥室以及浴室裡頭甚麼都不缺，並確認打掃阿姨已經確實按照她的指示整理屋子內外。隨後她便要去剪些玫瑰，讓自己也有點事做。德尼負責巡視地窖，搬出庭園桌椅及烤肉架。此刻正是日正當中，幾乎看不見大海。但已經可以見到那些出發釣蝦及玉筋魚的釣客身影。每年都是這樣，相同的姿態，在相同背景裡的相同景象，以及重逢的喜悅，每個人各司其職，同時大家都有著共同的目標，讓一切都成功。但是，這一年，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按照原本的計畫發展。

◎

「珍妮實在很漂亮，」瑪麗表示：「真的很難想像，現在十六歲的女孩都已經像是成熟的女人了，看看咱們，咱們當年看起來簡直……癡呆，不是嗎？咱們當時看起來都還是一副丫頭模樣。」

戴芬望著女兒。珍妮和她的玩伴蘿絲正坐在院子裡那棵高大松樹底下。她們聚精會神地互相為對方的腳趾塗指甲油，彼此甚至沒有交談。

「我不太喜歡她的朋友。」戴芬說。

「妳看見她在讀甚麼嗎？」蘿拉說：「她一面嚼口香糖，一面閱讀《Closer》以及《Voici》雜誌，完全就是妳會在購物商城裡遇見的女孩典型。」

她們就這樣待在那兒瞧著這兩個對周遭一切視若無睹的妙齡少女，這兩個女孩甚至沒有向她們提議要幫忙佈置餐桌或是準備沙拉。她們每個人都在試著揣測假使自己是這兩個女孩其中之一，自己會怎麼做，而這樣的青春年華對她們而言似乎並非如此遙遠，那是種沾著提防心與本能的耐煩，是種幸福的耐煩。這樣的心情她們偶爾還會浮現，但稍縱即逝，就像是某種提醒。然後她們開始飲酒。瑪麗覺得自己的雙腿過於蒼白，而且腳踝腫脹……不用說，她又重了點。她的身軀胖了點，也老了一點，彷彿已經超出她的支配範圍，不受她的控制。蘿拉認為自己這麼多年來，帶了許多不同的男伴來到這屋子，最初幾年這些男伴讓她非常盡興，今天看來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如今這個老習慣雖已沒有什麼意義，卻並未因不再受到重視而被迫改掉。她注視著珍妮和蘿絲，然後回想著……十六歲真好，過了這年紀，一切就要開始急轉直下……瑪麗開始向戴芬描述她的試鏡，那個「年輕」阿嬤的角色，但是戴芬一直望著女兒，並且一直試著瞭解那是甚麼原因讓她女兒和這個總在購物商城打滾並且成天追星的女孩如此行影不離。蘿絲總縮著頭，上半身微向前傾，呈現半防禦的姿態，看似一頭小公牛。珍妮肯定和她分享了許多秘密。她是看聽懂這些秘密？有否做出回應？這個小原本人對她的女兒有多大影響力？瑪麗感覺到戴芬對於她剛剛的話題沒什麼興趣。以往她的故事總是受人期待。而至今多少年了？她總是訴說著她的計畫，而這些計畫總有著千篇一律的面貌：一個角色、一場試鏡、一份等待。她的好友們早就習以為常。她就是這樣：一個總是等待著角色25K的女

小說《陰之道》講述了一位手無寸鐵的母親與一個國家的抗爭，做為媽媽的美貌甚至連認字都困難，她唯一的財富就是生育，但子宮恰好掌握在政府手裡。於是我們發現，母愛也許成了唯一的抵抗。當這個超生之家流亡到了拆解電子垃圾的天堂鎮時，她再次懷上了胎兒，但胎兒拒絕出生在被化學汙染，被計生迫害的人間地獄。她便決定用子宮保護著它，等待合法返回出生之地。

計劃生育其本質是，由國家選擇不在計畫之內的孩子死刑，母親用血和肉築成的窩馬上成為嬰兒的刑場。人類最偉大的文明傳承，在共產黨的制度裡變成了骯髒的生育犯罪。政府不但監管了女人子宮，也參與到了夫妻每一次的性愛。三十年的計劃生育還縮水了家庭的意義，獨生子女將面對一條失去親情傳統的斷橋。而強制墮胎更是左手掐死母愛，右手掐死生命的雙重犯罪。做母親的權力不再被尊重，她必須有子宮檔案，記著裝環的日期，記錄著來月經的時間和借用子宮懷孕生子的年月日。由於在黨的眼裡，每一位母親都是生育嫌疑犯，每年的查環查孕就是在預防母親犯罪。裝上的避孕環猶如網在動物身上的定位器，用以被跟蹤監視與外界的計生幹部保持著聯絡。國家恐怖主義等於是強姦了婦女的肉體以及尊嚴。

計劃生育是反文明的野蠻行為，每年在中國被強迫墮胎的上百萬嬰兒，不能被重複地成為屠殺證據，中國的河流流淌著太多的死嬰，夜空中充滿了太多冤死的嬰靈。夠了，生育是人類的偉大文明，是不可毀滅的精神寓言。計劃生育必須受到全人類的譴責並終止。

我把這個故事放進了河流，是因為在土地上流浪的孔子，二千年後連「無後為大」都成了非法。只剩了流淌的水給了孔子第七十六代傳種的一線希望。我也創造了第四人稱，讓靈魂以雙重視角存活著，並穿越現代，去尋覓傳統的出生之地。

演員。她把酒一飲而盡。太陽依舊高掛空中，海水也同樣會在夜間漲潮，就像一切都會恢復原狀的佈景。當然得把握良機，不要白白錯過了豔陽高照的諾曼第午後的高潮時光。戴芬已經在雙腿塗上防曬油，她享受著這塗抹的動作，防曬油散發著些許甜味，油脂停留在她的手指上，並且會沾黏沙粒，而這些沙粒將會被帶進屋內，然後散落在地上及床上，每個人都會從沙灘上來帶一點沙子，這是在陽光下曝曬一整天的紀念品。

薩姆爾、德尼和尼古拉一起抵達，他們手裡都抱著酒瓶。他們一同進行了男人的採買，分享了一同進入一家高品質商店的喜悅，而完全不必擔心沒有事先列出購物清單或是必須頭腦清晰。他們買了報紙、雪茄，然後又在最好的糕餅舖買了冰砂，卻將冰砂忘在車子後方的沙灘上。蘿拉看著薩姆爾，他看起來很開心，想要盡情融入，表現得很隨和，並且盡可能親切。他是新來的小伙子，知道自己正在接受評估，而且不可避免也要接受測試。他買了好多張「百萬富豪」以及「大財主」刮刮樂，然後在她旁邊的草地坐下，並專心地開始刮獎，一張刮完再換另外一張。蘿拉很清楚瑪麗和戴芬在想甚麼，從她們無言的責難就可以知道。不久，德尼也前來加入他們。

「妳老公決定要讓咱們嚐嚐他的特製鮭魚沙西米，現在誰都不許進入廚房。」德尼對瑪麗說。

戴芬很討厭他這樣，用「妳老公」這種說法，而不直呼其名「尼古拉」，這種小小的距離感顯現他的高高在上，因為很顯然對於德尼來說，一個男人待在廚房裡面是很不恰當的，除非是要進行撬開生蠔或是切羊腿。

「我在彈珠檯上打敗德尼呢，」薩姆爾說：「實在是戰況激烈，對吧，德尼？」

「我在想，也許在公司的交誼廳放個彈珠檯，這應該是個好主意。現在大家都在討論午休，那是日本來的玩意兒，聽說員工都需要午休，但我就想裝個彈珠檯。」

「這是要用來取代托兒所，或者這是額外的福利？」戴芬問。

現場一陣短暫寂靜，幾乎讓人察覺不到。蘿拉知道真正的寂靜，純粹而直接的寂靜，只存在於錄音室。而此刻的短暫安靜仍有若干沉重的波動，就像那些最細微的聲音。

「尼古拉跟我說，妳去參加一個阿嬤角色的試鏡，」德尼對瑪麗說：「妳知道的，萬一妳接演這個角色，妳就完了，以後人家只會找妳演老女人。」

「反正我這個年紀也可以當阿嬤了。」

「無所謂！這是策略問題，要是妳今天答應了這個角色，而不是接演熱情有魅力的女性角色，那妳就玩完了。」

「阿嬤也可以熱情如火啊……不是嗎？」

她心想，真是傷腦筋，我們每個人身上聚集著各種年紀，也不見哪個年紀蓋掉另外一個年紀，或是致使另外一個年紀遭到損壞。戴芬此刻開始在手臂上塗抹防曬油，緩慢地來回塗抹著。她看著自己的雙手，彷彿是別人在呵護她。隨後她開口說：「珍妮帶來的朋友是個蠢蛋。」

薩姆爾突然抬起頭來：咱們可以這樣談論他，他非常有自信。德尼不由得露出微笑。

「他是百分之十的蠢蛋。」他說。

起了一陣微風，來去匆匆，像是由大海推送過來一般，院子裡的樹脂氣味變得更加濃郁，和黃楊以及柏樹的氣味混在一起，而這股氣味和他們所飲用的酒十分調和，宛如建議選項一般，在這樣的日子裡呈現在他們面前。

這年夏天

◎薇若妮克·歐樂蜜

(Véronique Olmi)

譯者：武忠森

這真是個美麗星球，戴芬思付，是個太美麗的星球：碧海、藍天、林木、雨水、陽光……若真有上帝存在，他必定是個了不起的造景師。可惜這兒不適合人居。可惜大家並非天生就在此地共同生活。她一面微笑著低下頭去，此時鄰居的先生賽哲朝她走來，她起身並向他伸出手。

「你們甚麼時候到的？如果我沒搞錯的話，護窗板都還關著。」

「我們剛到。」

「德尼不在嗎？」

「他去屋頂工匠家了。你們呢？你們來到這裡，已經很久了嗎？」

「蓋柏芮剛剛考過高中會考，七月七日才真正獲得解放，實在很討厭，得在巴黎多待八天，因為席樂薇顯然不願意留她獨自一人……我很清楚。總之，今年的會考題目很莫名其妙，蓋柏芮把申論題帶回來了，妳猜看看……戴芬？戴芬，妳聽見我所說的嗎？」

德尼在那兒泡水。他正要上岸。透過他深呼吸的方式，戴芬知道他游了很久、很遠，而且非常開心。

「今年的申論題是甚麼？」

「是歐巴馬的一則演說，我剛剛不是才告訴過妳……」

「不，可是……不會是整篇演講稿吧？真的……？」

德尼彎下腰去拾起浴巾，並且用力擦著身體，同時望著大海，臉上帶著些許他總是在用力時才會顯現的皺紋。他有著一雙健美的腿，男人一般都不喜歡自己的腿，他們真是大錯特錯，戴芬心想。一顆球掉落到德尼的腳邊，一個小男孩朝他走近，一面迎著陽光直眨眼。德尼拾起球，卻沒有交還給男孩，他們交談了一下。

「總之，就算他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篇演講稿在我看來，可不能算是文學啊！」

「文學是甚麼？」

男子聽了大笑，他以為戴芬在耍幽默，她的確認同他的說法，那並非文學。他隨即談起了國家教育以及郵政民營化。戴芬一直從賽哲肩膀上方望過去，注視著德尼和那個男孩。德尼身材高大，他朝著男孩稍微彎腰，而男孩此刻正開懷大笑，同時身體左右擺盪。他以前也是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和藹、有魅力，來去匆匆。她呢，總是全天候守著。對於德尼來說，他只需要在週末現身幾個小時，而珍妮和亞力則聽他滔滔不絕說話，然後和他們的父親一同編織美麗的回憶，接著在他缺席時，貪婪地乘著這些回憶翱翔。他們總是非常感激德尼，因為他的時間是如此寶貴，而他願意和他們稍稍分享自己的時間，對他們而言簡直如獲至寶。戴芬從未缺席，並讓一切井然有序，也許也正因此如此，她得要感謝孩子們，因為是他們讓她仍保有在家中的地位。但是孩子們都長大了，他們夫妻之間的摩擦



也增加了。德尼把球還給小男孩，小男孩隨即奔跑離去。賽哲轉身過去，想弄清楚是甚麼讓戴芬這樣從他的肩膀上方看得出神。

「那不是德尼嗎！」

他明顯鬆了口氣，朝德尼走去。德尼很擅長裝出表情，只有戴芬察覺到他那稍縱即逝而強烈的不快，德尼是因為突然看見她站在沙灘上而有不悅。但是在賽哲走向他時，他又立刻笑臉迎人，彷彿這笑臉就是他的第二層肌膚，是他這公司總經理的面具。「他簡直能夠在沙灘上簽署合約。」

戴芬心想。她決定待在原地不動。她打算配合演出這齣妻子走向丈夫的戲碼，並詢問丈夫在屋頂工匠家是否一切順利，然後和他一起進行該年度的首次戲水。往常他們總會這樣做。每年首次戲水，他們會攜手，奔向水邊，一面還禁不住小聲歡欣驚歎，因為諾曼第的水是如此冰涼，然而在她來到水深及腰的當下，在這奇妙卻令人驚嚇的時刻，他們笑聲不斷，臉上也不斷露出詭異的表情，接著在數到三之後，他們一起潛進水裡，很高興終於來到此地，同時帶著滿意的心情說：「水沒有想像中的冰冷。」隨後，他們在水裡接吻，口中滿是鹹水，內心滿是悸動。由於她在原地不動，並且遠遠看著德尼，這讓德尼感到些許不自在。戴芬對此很清楚，她看著他不時露出的惱火眼神，而那眼神還透著些許的責難。

「妳還沒下水嗎？賽哲正好也要下水了，妳動作快點，海水正在退潮。」

他走向戴芬，身旁還陪著這位他不知該如何擺脫的男子。

「不，這個……我得回去了……席樂薇還在等我。」賽哲識趣地說。

「你不打算和我太太一起去游泳嗎？你可要錯過良機了，她可是游泳健將呢！」

「賽哲都跟你說了，他趕時間。」戴芬冷冷地說。賽哲則迅速離開。

「妳不去泡水嗎？」

戴芬提不起勇氣對他說自己不想獨自去泡水。

「喂，妳究竟要不要去泡水？」

「我泡不泡水，對你有什麼影響嗎？」

他遲疑了一下。他本想伸手去撫摸戴芬的頭髮，而他自己也不理解怎會有此衝動。

「沒有影響，我才不在乎。」他說。

他轉身離開，毛巾掛在頸部，就像拳擊手那樣。他離開沙灘，小心避免自己的步伐踉蹌，因為他心想，也許戴芬正看著他。但是她並未注視著他，而是走向大海，走向正在退潮的大海，她得在濕潤的沙子上步行好一陣子，才能走到水邊，接著還要走上一會兒，才能來到水深過膝並且足以潛水的地方。戴芬喜歡像這樣走在退潮的地方，經過一坑坑溫暖的水窪，穿梭在有著由小蟲留下小土堆的高低沙丘之間，走在柔軟的海藻上，踏在讓人略微感到刺痛的小貝殼碎片上，走在這一切讓她感受到大海的事物上，感受